

峡谷太阳

肖 峰 著

榆林地区作家协会



峡谷太阳

肖峰 著

学院图书馆
书章

榆林地区作家协会

峡谷太阳

肖峰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375 印张 10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榆林报社印刷厂印刷

陕榆新出批(1995)0010 号

定价:6.20 元



肖峰，陕西清涧县人。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一九八〇年高中毕业。从事过多种职业。一九八九年应聘至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大柳塔煤矿当宣传干事。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八次在地、省、中央级举办的文学大奖赛中获奖，作品入选多种集子。主要著作有诗集《故土》、《人在旅途》。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中国作家档案信息库会员，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并被十多家报刊、电台聘为特约通讯员、记者。文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

他的人生信条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

人生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如果上了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遇到,因此不必感叹自己的命运,只有在逆境中懂得追求的人,才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才会真正理解幸福的含义。

奋 斗 与 收 获(序)

——读肖锋《峡谷太阳》所想到

胡广深

好长时间不见肖锋了，那天晚上，他却突然来到我家，而且带来了他写的即将发表的九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峡谷太阳》的清样，并要我为他的作品写点序言之类的东西。

有人抬举自己作序，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也没写出点象样的东西，怎好为他人作序呢？肖锋却情真意切，非得我完成任务不可。出于与肖锋的关系，也出于一种尽义务的心理，我便慷慨地承应了下来。

认识肖锋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是个既无职业又没有成家的光把流星、可怜巴巴的农村青年，找我也是为了寻找出路和职业。经过了解，知道他家在清涧的乡山沟里，父亲多年在县上当临时工，母亲早逝，兄弟姊妹几个，只好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家庭遭遇是很不好很不幸的。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不仅高中毕了业，而且有一定的写作爱好和基础。在他身上明显地感到有一种很突出很美好的品格，既有陕北农村青年的艰苦朴实，又有知识青年的追求和向往，在陕北这块土地上，应该算的上是个素养和条件很好的青年。他很不满足于传统的农民生活，很想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干一番事业。但社会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参军不得，当工人被清退，雇用被解雇，多次拼争，多次失败，直至走投无路。我当时

很同情他，很想为他助一臂之力，也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但却总不敢胡用乱使，因此除过同情而外，没有一点能帮得了他的忙的办法。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向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被大柳塔煤矿招聘了，而且是在政工科搞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这一出乎预料的喜讯，使我喜不自胜，鼓励他一定努力工作。果然，他干的很好，煤矿领导很赏识他，不久便转了户口，转成了正式职工，并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对象，成了家，立了业，实现了他离开农村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的梦想。

肖锋命运的转变，不仅使我由衷地高兴，而且看到了他为改变自己命运所进行的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新的命运给肖锋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我不时看到他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新闻报道等各种作品，不断听到他一些作品参赛获奖的消息，更了解到他工作和思想上的提高与进步。这自然使我倍加高兴。

但我实在没有想到他今天却带来了这么一部作品，而且向我提出要我作序这么一个任务。

用了一天一夜时间，我将作品读了一遍。对内容我已了解，但由于水平的限制，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却很肤浅，即使有一些看法，也不一定准确，只能在这里谈谈个人一点主要印象和粗浅的看法。

任何文学作品，写什么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向来认为，历史和其他的题材当然可以写，应该写，但主要应该关注和表现当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塑造当代人民群众的艺术典型。因为这种作品更贴近生活，更便于发挥文学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矿藏。真正有责任感有出息的作家,无疑应该热情积极地去表现这种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峡谷太阳》所描写的正是陕北农村在 80 年代前期即改革开放初期的斗争生活。作者通过主人公王清雄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面对自身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和矛盾,所进行的一场曲曲折折的奋斗历程。尽管表现和开掘得还不很充分,但作者乐于和敢于去表现它,特别是能够着力去表现普通人的命运,仅此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与一些人对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命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地倾心于对古人死人“高贵”人的胡编乱造及陶醉于渺小自我的表白相比,肖锋这种做法就更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了。

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样写更为重要。中外古今的全部文学史告诉人们:文学贵在真实。只有真实,才有艺术的根基,才有生命力。一旦虚假,便什么也说不成了。《峡谷太阳》在真实性上是把握的很严格的。作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作者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情。据我了解,作品中王清雄的生活经历、命运变迁,正是作者所经历和熟悉的,因此,带有相当的纪实性。作品所展示的生活画面、人物命运、矛盾冲突等等,都是真实可信的,这既是应该肯定的,也是这部作品得以写成和问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品在语言运用等方面,还有许多特色和优点,这里就不多说了。感到不足的一点是,作品的典型化艺术处理还欠缺,突出表现在对生活的开掘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文学是表现

生活的，人物也是生活中存在的，但要变成文学作品，必须是典型的，创作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有比常人更高的认识水平和艺术修养，在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开掘和提炼出最能深刻表现生活最有艺术价值的情节、细节，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即“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只有这样，才能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发挥文学艺术的功能，也才能称得上为艺术作品。决不能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去就事论事，罗列现象，照搬生活，更不能仅仅满足于真人真事或被真人真事所束缚。《峡谷太阳》在典型化方面已作了相当的努力，但如能对生活的本质和人物性格的把握和提炼上有更典型深刻的表现，作品可能就更有感人的力量。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只提出请肖锋同志参考。

总之，《峡谷太阳》的问世，无疑是肖锋同志创作上的一大突破和重要收获，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肖锋日后继续发扬自己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记着自己是陕北农民的儿子，永远扎根在陕北这块可爱的土地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之中，进一步提高思想和艺术修养的水平，更好地熟悉和积累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第一章

鸡叫两遍之后，窗纸上就麻麻发亮。距离县城四十五公里的白家硷，在黎明的沉幕中渐渐苏醒。这个居住着四百八十多人口的村庄，衔在两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之间，一条清澈的小河在村子里拐了几个大弯，一直向南流去。两面靠山的坡洼上点缀着层次杂乱的土窑洞，窑洞的方向多数是坐东向西，或坐西向东。一些零零碎碎的枣树儿兀立在窑洞的四周。站在硷畔上，隔河相望，村子的面貌尽收眼底，世纪的苍凉，无疑在这里也残留着痕迹。

白家硷当初到底有多少白姓人氏？村里的人是不知道的。传说他们是从山西的大槐村庄迁移来的。现在，全村有十多个姓氏，而王家的人占了够三分之一，下来就数白家的人多了。而掌管政权的全是白氏家族的人，书记叫白怀恩，村长叫白怀勋，俨然一副“部领”执掌的尊容，管辖着全村大大小小的事情。白怀勋是个四十八岁的“活人精”，也是全县出了名的“土霸王”，县里每次调整领导班子，他都烂熟于心。又号称是清平县的“十大金刚”之一，而且他是其中唯一的农民。据说那年新任县委书记姜文执政时，硬是被他们欺下去的。落选了县委书记，姜文打算调离。可他们却变了戏法，又将姜文换选成一个主管卫生的副县长，不久姜文就远离了此地。在每次告发领导的“状子”上，白怀勋喜欢大笔一挥，大大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以表哥们赤诚之心。至于乡村换届选举，他更是狂的要命，可以操纵所有书记、村长的执政命运，他究竟有多大本事，白家硷的人现在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完小毕业后，就放了羊，后

来就当上了书记，平时爱挎一个黄帆布包，骑着一辆掉了牙的破自行车，身子一晃，不是进城，就是走村串户，摸摸油嘴，换换肚皮，村里的事，他走之后全由白怀恩料理。村里的人抢着务弄他的土地，反正一年到头，有粮有钱，还有好酒好菜，活得甚是威风。方圆数百里，提起白怀勋，人称是一把刷子。因为白怀勋活动能力强，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妹子都一一参加了工作，乡里人谁不羡慕，就是乡长、书记见了面也得带笑容哩！白家硷村因为有白氏兄弟掌权，所遇不公之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的。这些年，德康爷因脾气倔犟的缘故，几次顶撞了白怀勋，他恨之入骨，认为德康爷是王家的“首领”，白家的对头，总在一些利益上施点小计，而王家识字人少，想和白家评理是一辈子也说不过的。加之，这辈子德康爷命运戮败，所以凡事也就让着白家几分了，老汉只当全然不懂。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集体化思想渐渐在农民的头脑中消失，白家和王家这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了下来。一般没有大的事情，农民都划地为牢，自己种自家的庄稼，谁也不管村里的事情，至于山外的世界变化如何？他们是懒以过问的，只有白怀勋还热衷于“走上层路线”，集集赶，会会到。一集不去不热闹。现在，家家户户都栽起了“地界”石，养起了牛驴，添制了崭新的农具，而且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就是地多人少，忙得不可开交。这块沉默了多少年的土地，现在象摆战场一样，山山洼洼，人声回荡，黄尘飞扬，一个面目全新的春天终于来到了人间。

连日来，德康爷的情绪十分暴躁，稍不如意，他就大动肝火，骂声不绝：

“他妈妈的，求事也弄不成。”

然后就独自一人干活去了，一直干到天黑的啥也看不见了，他才背着一大捆柴禾回到家里。德康爷发火是有原因的，年前，他的最得意的大孙子王清雄从省城解聘到了家里，饭也不好好吃，门也不出去窜，躺在炕上，象女孩子一样，闷闷不乐，眼看他带回的几条烟就要抽完了，还是哭丧着脸，心烦意乱的。德康爷一看就心里发酸，眼泪汪汪地说：

“清雄，你有啥想不通的事，给爷爷说，可别呆在家里闷气，你是读书人，凡事要想开点，这有什么急的？天底下种地的人一层哩，你怕求甚哩，老镢把谁也夺不走，就乖乖学着种地吧，爷爷不是也种了一辈子地吗？”

“种地，你就会种地。”

“那不种怎办？这家里的老小都要吃穿活命呀！”

“我不想种地，我想出去！”

“到哪里去？”

“流浪。”

“娃呀！这是一条绝路，你千万不能走啊！”

“不走我怎办呀？呜——”王清雄爬在炕上哭着。

“不怕，有爷爷在，你们还饿不死，你就死了那份闲心，全当个字也不识，好好学着种地，做人。等有个合适茬茬，给你先娶个婆姨，这样交待了一个，我和你爸的负担也轻些。”

“烦死人了，你别说了。”

“噢，我不说了。”

夜里，爷孙俩就这样打住了话题，天空一轮明月斜斜地射进窗格子里，德康爷和清雄各自想着心思，这时王清雄止住了哭声，他觉得月光刺眼就索性翻了身子，他真希望外面的天空漆黑一团，这样才适合他的心境。

德康爷今年七十岁了，他中年丧偶，好不容易将三个儿子拉扯着长大，之后又一一给娶了媳妇，另立家门，眼看可以闲着点了，谁知天灾人祸，在他六十二岁时，他的大儿媳又患肝病去世，儿子在城里一家工厂当工人，干了近二十年了，还是个计划内临时工，转不了正。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想让儿子回家来，哪怕是把自己累死，也要让儿子在城里好好工作，争取转了正，孙子或许能走进城里，这是他的唯一愿望。殁了儿媳之后，德康爷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给他们做饭，送他们上学，为他们劳动，好在身子骨还能支持。眼下，“包产到户”，三十三亩土地靠他一人务弄，实在力不从心，清雄回来，本想有了个帮手，谁知这娃却不安份，一心想着要跳出农门。如果他母亲活着，这个家也该变个样了，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穷困的家庭，老人的心里难过极了，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摆布啊！可以看出那副酱红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胡子，他长叹一声，就迷迷糊糊地睡了，不一会，鼾声大作，震天价响。

这时，王清雄的胸中正起伏着波澜，一种永生难忘的回忆就在眼前。

母亲下世之后，他停学半年，后来父亲又执意将他送进了学校。第二年，他考进了清平中学，这是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为了让清雄完全忘记家庭的不幸，父亲决定让他吃住在学校，每月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来，供他上学。为的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王清雄理解老人的心思，就按父亲的想法住进了学校。

那时，学校给学生只设一个大灶食堂。每顿可吃一个高粱面馒头，一碗稀得见影的菜汤，学生饿得面黄饥瘦，整日没精打彩。清雄从小爱学文科，进校后就分到了文科班读书，不到

半年时间，他的作文水平就名列前茅，几次高年级作文竞赛，冠军非他莫属。相反，他的数学成绩则日渐滑坡。一次测验考试，他竟然考了个“0”分，教师、学生十分惊讶，当时班主任就找他谈心，他理屈词穷，说今后一定要赶上，而实际上数学课时，他又不由自主翻开了小说，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他陶醉了许多日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好心的女孩，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活力。她叫苏亚娜，比他小三岁，中等身材，长着一副俊俏的脸蛋，那时，他俩同是班委会委员，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是主管文体的干事，他俩又恰好是同桌。开学时，俩人平时谁也不理睬谁，亚娜是个城里人，清雄是个“乡巴佬”，俩人身子离的远远的，谁也不操心谁的事情。

自从王清雄的那篇《无尽的思念》获作文竞赛一等奖后，亚娜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趁着和清雄打扫卫生的空儿，热情地和他说上几句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象查户口一样，她问的仔细，清雄回答的流利。看见同学们走进了教室，他俩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好象生人似的。一日中午，清雄到教室里完成作业，只见课桌里放着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啊！一个亮的发光的馒头，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同桌，请你吃了它。”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王清雄看了眼教室，并没有发现苏亚娜的存在，再辨认那纸条上的笔迹，分明是苏亚娜所为。于是，他兴奋地用纸重新包了馒头，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教室的后院，在一个寂静的脚落里站下，双手捧起馒头，饿狼似地几口就吞了个净光。然后，平静地回到了座位，这时，学校还没有上课，学生还没有来校，他爬在桌子上做数学作业，脑子里却乱作一

团，他想苏亚娜为什么要给我送馒头呢？她人到哪儿去了呢？想来想去不得其解，也就不再想了，反正是同学嘛，大概是人家光景好，可怜咱这乡下人吧，不对呀！为什么班里有那么多乡下学生，她怎不给送呢？也许她和我是同桌，管她呢，馒头已经吃了，肚子总算沾了个光，省得再饥肠咕噜地，让人心里麻烦死了。

以后的日子里，苏亚娜照例偷送他一个馒头，不再写纸条了，每到中午，王清雄就到教室里去一趟，他俩谁也碰不见谁，象地下工作接头取信似的。只是等苏亚娜上课来时，俩人互相说几句话，微微一笑，就各看各的书了，谁也不影响谁，谁也不提及馒头之事。以致清雄对这件事总耿耿于心，不得其解。说心里话，他很感激亚娜，可是又不知如何感谢是好，给她送什么呢？自己穷的叮口当响，就当同学一场，欠下她这个人情债吧，以后考上了大学，我一定要单独请亚娜在清平县最高级的饭店里吃一顿饭，报答同学相助之恩。

而苏亚娜呢？自从大着胆子给王清雄送了第一个馒头之后，她就想送第二个、第三个……她对清雄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为人忠厚，不说谎话，又爱读书，思维敏捷，写得一流的文章，是同学中难得的人才。自己一直也喜欢文学，小时父母就教会了不少唐诗宋词，到自己能看懂书，就如饥似渴地读，尽管父母反对她胡乱看书，但是她不能不读她喜欢的书，后来也就经不住那支笔头的诱惑，练习起了写作，而这时所写的大多是校园生活，只是生活的一种简单的记叙。王清雄的出现，使她象发现了一种有价值的珠宝一样兴奋，她喜欢他那优美的笔调，娓娓的叙述纯洁的心灵。她的感觉告诉她，王清雄是个很有前途的人才，如果他能当了作家，即使自己的梦幻实现

不了，也一定会替他高兴，分享他的幸福和欢乐的。此外，她还在想，当今社会，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并非什么都就优越，什么都高于农村，可又凭什么看不起农民，城里人有什么高贵之处？早先还不是乡下人吗？农村为什么不好呢？农民的子弟为什么就低人一等？人类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归根结底是城乡差别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她扪心自问，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说不定哪一天，历史会出现新的格局。

一次，苏亚娜和王清雄闲聊，得知他十七岁上就失去了母爱，兄妹四人全靠爷爷和父亲养活，这更增添了她对王清雄的同情。她的家庭是优越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个专攻传染病的医生，在学术上很有建树。兄妹三人，家里只剩她一个吃闲饭的，两个哥哥都已挣上了工资。因此，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对王清雄的帮助，是她在一次上课之后产生这个念头的。那天教师讲历史课，她听见了王清雄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再看他的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出冒，她悄悄地问：

“你病啦？”

“没有？”

“那怎么啦？”

“好象是胃里难受？”

她明白了，放学回家的路上，王清雄在课堂上的发作现象怎么也走不出她的脑海。于是，便产生了接济他的想法，可她又害怕同学们看见，还怕父母亲发现，便每天佯称拿一个馍自己充饥，谁知却偷偷的送给了同桌。在困难的日子里，她象天使一样地给了王清雄温暖和友爱，这是多么高尚的一种举动啊！然而，除此王清雄知道这事外，再没有一个人能知道。

想到这里，王清雄进入了梦乡。

他梦见自己和苏亚娜都考上了西安的名牌大学，而且同在一个学校里攻读中文。星期天时，他俩走进了公园，坐在一条干净的连椅上朗颂着普希金的诗歌，公园里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他俩依偎在一起，陶醉在大自然真诚的爱里……忽然，他听到苏亚娜在喊：

“清雄快呀！我的脚被蛇缠住了！”

他大吃一惊，从睡梦中醒来，原来是一场美梦，一场没有做完的美梦。

第二章

面对冷酷的现实生活，王清雄低下了头颅，原想不再回到这个黑乎乎的窑洞和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沟了，可命运偏偏把他安排在这里。从此以后，他就得象父老兄弟那样，用一分的力气换取一分的收成，年年岁岁，以窑洞为家，以黄土为命。往日追求的都市生活，现在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他觉得人的生命是很悲怆的，生与死只一线相隔，是死是活全由自己作主。他想到了死，想到了流浪，但他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母亲去世时叮嘱他一定要把弟妹们拉扯大。同时，他也同情苦命的爷爷和艰难的父亲。想到了老师，想到了同学，想到了苏亚娜这个好心的姑娘。死是不能死的，要活，而且要活得比别人好，这又该怎么活呢？他懂得眼前的泪水是无济于事的，现在需要的是勇气和力量，需要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站立的是强者的灵魂，是肉体 and 苦难的搏斗。

惊蛰过后，一年最当紧的春耕生产开始了。王清雄一身农